

疫襲・隱弒手！

作者: 琅然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陰謀 - 香港聯絡人

“身為第一個你這個香港聯絡人是時候開始了。”

“是的。我明天就行動。”

“好，記緊不能讓人發現。”

“嗯。”

“還有，不能讓人知道是我們，醫院那邊不用擔心，已經做好了，只管完成你的任務，不然，你知道後果吧。”

“知道，放心吧。”

“唉，阿麟，我當然信任你，但這次任務涉及整個世界。在香港取得成功便能推及全球，一環緊扣一環，缺一不可的。”

“行了，我會盡快的。”

“好，謝謝你。”

第二章：陰謀 - 校園黑幕

醉梅酒 無他求
一片桃花落亂流
青絲縷縷 緋衣雙袖
天合二人驚神州

“阿正，這首詩不足夠拿到聯校文學展的。”一名老人說。

“我知道，程教授...”阿正說。

“你待會可否留下？我們作一些修改。”程教授說。

“不好意思，我...我待會要到醫院覆診...所以...”阿正不好意思地說。

“哦...你要去醫院.....那好吧，各位，我們星期一再回來，談談文學展佈置的細節，下堂了。”程教授說。同學們相繼離開。

阿正背好背囊，走出演講廳，見到一個淺啡短髮的男子正在走廊等他。

“喂林尚衡。”阿正叫道。

“完啦，走吧。”這名叫林尚衡的青年道。二人離開大樓。

“呼...終於完成今天的課堂了，啊...很累啊..”林尚衡道。

“還好吧，今天來了個代課的教授，上了年紀，不過看似挺資深，但是他說我那首詩還要修改，唉...”阿正道

“行了吧你這個中文系尖子，能被挑選參加這個文學展也很幸運的了，整班只有你一人參加，其他人只是幫手設置攤位”

“喂，陳凱正。”這時有人從後面拍了陳凱正肩頭一下。

“咳...咳咳.....”這時阿正咳了幾下。

二人停下腳步，同時回頭，只見是一名白髮滿頭，掛着一副無框玻璃長方眼鏡，穿着啡色格子恤衫，腰間還繫着條皮帶的男人。

“咳...咳...原來是程教授，您好。”陳凱正說。

“哦...程教授...您好您好...”林尚衡向上伸一伸眉，知道這就是剛才說的代課教授。

“雖然我剛剛來代課，但從那首詩看得出你有天賦，雖然還有瑕疵但不要緊，星期一回來慢慢想。還有啊，帶上口罩，我見你剛才在咳嗽。”陸教授笑道，臉上的皺紋就像漣漪一樣掀起。說完這話便提着公事包離開了。

“是的，謝謝。”陳凱正被這突如其來的讚美嚇呆了，但依然帶著有禮的笑容回答。

二人繼續向前行，林尚衡問：“啊,有天賦對吧.....”

“咳...別笑我了。”陳凱正說。

“你怎麼了？感冒嗎？”林尚衡問。

“不知道，突然間....咳....無事...咳...氣管不好。”陳凱正掩着嘴說。

林尚衡又再伸伸懶腰，打個呵欠說：“小心點啊，最近全球各地都出現了個新病毒，很多人都以為是流感，但有專家已證實是新型病毒了。”

“我也聽聞過。行吧，我會小心。”陳凱正。

“話說回來，剛才那個教授還挺和藹的。”林尚衡說。

“對吧。”阿正說。

他補充道：“但他不像是中文系的專家，從他上堂時的話語看得出來。”

“那你下次問他吧。我要回家了。”林尚衡道，轉身就走。不知不覺二人已走到門口。

“且慢。”阿正截停林尚衡。

“怎麼了保姆，我回家你都要管嗎？”林尚衡轉過身來詫異地望着阿正說。

阿正上下打量着林尚衡，說：“你會放學立即回家？平日都會去遊蕩下，先打一會兒籃球的.....怎麼了，約了女生嗎？”

“是...不是....也算是...她是...”

“哦哦哦！約了女生出街！”阿正打斷他說話。

“你別大驚小怪好嗎，她...她只是中學同學，我最近有專題要做，要用電腦一些軟件，我又不懂，所以才想起她。”林尚衡臉上一陣不好意思。

“哦...好吧，不阻你們了，我還要去醫院覆診。”阿正說。

“覆診？是倫敦那次弄傷的嗎？”林尚衡問。

“是啊，不過只是小事,你快去拍拖吧。”阿正說。

“不是拍拖啊！好吧，我走了！快要遲到了！”林尚衡托托書包，沿着校門左邊的斜路跑下去。

“好吧，拜拜！”

第三章：醫院疑雲 - 離奇夜

“九樓對吧？”林尚衡站在醫院大堂拿著手提電話說。

“對啊...九樓啊...我都不知你來做什麼...”電話另一方的是阿正的聲音。

“叮！”

“我入升降機，不說了。”林尚衡掛斷通話，走進升降機，升降機內人頭湧湧。

林尚衡按下九字的按鈕，雙手插入褲袋，望著掛在升降機一旁的樓層表，自言自語說：“九樓...九樓.....找到了。”他的目光順勢向右邊的欄目一掃，說：

“九樓是.....婦科病房.....營養室....”

“等等.....婦科病房???”林尚衡一腦子不解，九樓唯一的病房是婦科。

“下.....”林尚衡搖搖頭，不敢相信是阿正所說的樓層。

“叮！”這時升降機停在三樓，有一半人都離開了。

升降機他擰轉頭望向旁邊的妙齡少女，一身白袍，水汪汪的雙眼加上長長的眼睫毛；稍高的尖鼻子和櫻桃小嘴；還有一把深黑長髮，的確令林尚衡“深刻”。

林尚衡說說：“你好靚女.....請問九樓除....除了婦科病房和營養室外還...還有其他病...病房嗎？”林尚衡見到美女竟然口吃。

“沒有啊。”

“你肯定？”林尚衡仍然猶豫。

“你不信我又問我？”女生說。

“哦因為有個朋友說他在那裡...然後就...唉呀說了你都不信...”林尚衡話語連珠一口發出去。

“叮！”這時升降機停在五樓，剩下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一個男人，那個女生還有林尚衡。

“我在營養室工作的,行了嗎？”女生沒氣地說。

“好好好...”林尚衡一邊說一邊望着女生襟前的名牌，寫着：“營養系-卓雯”

“哦是實習生.....大幾？”林尚衡問。

“四。”女生冷語回答道。

“好啊讀營養系，了解一下食物的營養，最近興起養生對吧，健健康康挺好啊....不然就像你身後那個伯伯一樣皮又皺，身型又瘦...”林尚衡說最後那句時靠近女生，故意壓下聲線說。

“他？”女生頭也不回,只用手指指向身後。

“對啊對啊。”林尚衡又細聲地說。

“他是我師傅，Dr.Man。”女生說。這一句令林尚衡的心涼了一大節。

“啊...啊...阿Dr.Man...你...你好”林尚衡帶着害怕又尷尬的笑容說，他知道自己得罪錯人了。

“小子你好，我是Dr.Man”那個男人用一把嚴厲的聲線說。

“對不起是...是我錯...Dr...Dr.Man你人如其名一樣“Man”啊！”林尚衡連忙低下頭認錯。

“我不怪你。始終...這個年紀就要去GYN探人。”Dr。Man道。

“不好意思...你說G什麼...N？”林尚衡一頭霧水。

“GYN，婦科啊！”在旁的女生笑道。

“啊...啊不是啊....我...”林尚衡立刻解釋，他知道Dr.Man以為他要去探望懷孕的女朋友。

“叮！”這時升降機門開啟，已到了九樓。

“先走一步。”Dr.Man帶着女生出升降機門，女生臨走時還是掩着嘴笑。

“啊呀...唉.....”林尚衡沒有機會解釋，便接着走出門，看一看指示，向左面的走廊轉出了。

~~~~~

林尚衡沿著走廊走，直到走到一道電子自動門前才停下，門上有個牌寫着“婦科”二字。

門前站着一個保安，年齡不小但又說不出大概歲數，身高大概1米八，雙目有神如烈焰，擁有一雙粗黑濃眉。膚色偏黑而結實，絕對是保安的好材料。

“保安哥哥，我來探病的。”林尚衡說，他順手從旁邊的接待台上拿了個口罩戴上。

“不好意思，今天謝絕探訪。” 聲音沉寂無神而冷酷。

“不是啊，我有個朋友病得要緊啊。” 林尚衡力挽狂瀾。

“這裡是婦科，你那個朋友需要休息，不好意思，謝絕探訪。” 黑實保安回答道。

“我那個陳凱正朋友呢他在裡面呢....他...唉....他說他在.....：

“我重申，這裡是婦科，何況你那個阿正的朋友都在電話裡叫你走了，你就請回吧。” 保安說。

林尚衡聽到這裡，身子猛然一震，然後用力咽一下口水，說：“那...那好吧...我走了，再見。” 接着轉身就走。

轉頭時他睹一睹百葉窗內的房間，裡面燈光通明，從百葉簾片中明顯地認出了一張熟悉的面孔。

突然一個人站在林尚衡面前三米距離左右，林尚衡一看，是個全身黑色機動服，頭戴黑色連衣帽，覆蓋了他整張臉。

“你.....” 林尚衡一呆。

“別-再-來,聽到嗎?” 這把聲音比保安還要冷酷。

“關你...什麼事?” 林尚衡深知對方來者不善，但仍欲冒險一問。

突然

那人從右手衣襠中射出暗器，正指林尚衡臉部，去勢極快。

林尚衡一下驚恐，左手隨即一揮，一枝金針又已極速之勢打向暗器，把它釘在牆上。

林尚衡餘魂未定，望著牆上的暗器，只見是一枝細小的木刺，刺頭染着黑色。

“你.....” 林尚衡又再欲言又止。

“哼哼。” 黑衣人冷笑幾聲，便轉頭離去。

林尚衡連忙追去，走到升降機門前，卻見人影也沒有。

他拿出電話Whatsapp阿正，問：

“你剛才打電話叫我來時有沒有人人在附近聽到？尤其是出面那個保安？”

“沒有，準確點說，我整間房間只有我和另一個男生。”

“好，我再打給你一次。”

他再打給阿正，故意大聲地說：“喂阿正！是九樓嗎？真的是嗎？”

“是....是啊.....”

“好吧好吧！我到窗前看一看你！跟你談兩句！” 林尚衡掛掉電話，又再走到婦科門前。

“小子.....要我出手嗎...?” 保安再說。

“唉呀...那...那好了好了...” 林尚衡又再轉身離去，這次他轉頭時一睹，百葉窗已關上，再也不能從簾中的空隙看到裡面的情況了。

林尚衡走到升降機門等候，表情與平常截然不同，神色異常凝重.....

~~~~~

阿正望着窗口，一直想這幾小時進來的遭遇，咳出血來竟要來婦科病房，咳了這麼久只吃了一次藥，吃完還感到頭暈，這時，歷盡臥底任務的他起了疑心。

正想到這裡，一名男員工走了過來，他臉上有一劃歷久風霜的傷疤，加上他的樣貌神態，不說真的以為他是社團中人。

他放下一個放了幾顆藥丸的小透明膠杯，冷冷地說：“吃了它。”

阿正眯着眼望他，又望望那些藥丸，說：“可否吃其他，我幾小時前吃完害得我現在頭暈暈啊。”

“

突然男員工大力拍一下枱，兇惡地道：“叫你吃啊！你病就要吃藥！”

阿正沒有被嚇怕，但他裝得很好，臉上盡是恐懼的神情。

這時一名穿白袍的女生走進來，拍一拍男員工的膊頭，示意他先離去。

她從病床旁的櫃拿了水壺來倒出一杯水，對阿正笑說：

“不要怪他，他就是有點鬱躁。但這些藥是對你好的，吃了吧。” 然後遞給阿正。

阿正一直都無介意過那些藥的副作用，一個連酷刑也能經歷的前特工怎會被少少幾顆子彈都不夠大的藥丸所難到，他只是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覺得這些藥物會影響他的思維。他見這名女生好聲好氣

跟他說話，所以他一口氣把三顆藥丸都吞下去。

“我叫陳凱正，你是...？”阿正問。

“卓雯，大四營養系實習生，負責你們的營養指數。”卓雯微笑說。阿正看到她微笑這才發現她笑靨如花，兩腮微微發紅，漂亮極了。

“我.....先走了，下次再來。”卓雯被看久了竟有點不好意思，交代一句便離去了。

阿正的目光仍離不開望着卓雯的背影，一直看她直至消息眼前。慢慢他眼皮開始沉重下來，最後沉睡了。~~~~~

晚上11時55分

虛弱的阿正躺在病床上，他剛剛醒來，手腳還是使不上勁來。他望望右邊1號病床的男子，同自己年齡相若，但情況絕對不比自己好，看到他閉目，不知是睡了還是昏迷了。

阿正腦子裡禁不住思想，究竟自己是幾時染病？我染上了什麼病？為何不准探病？

“格格...格格...”

這時突然一陣奇怪的聲音響起，阿正判斷出來自上方，於是便舉頭望着天花板。

突然其中一塊板揭開了，裡面就出一個人來，他身子靈活，一躍下來，此時阿正才看清楚，原來是林尚衡。

“喂！.....”

“噓！”林尚衡打斷了阿正的發言。隨後他拿起旁邊小桌子上阿正的手提電話，拆開外殼，拿出了一塊晶片出來，再從褲袋抽出一張小錫紙，包實晶片。

“呼.....”林尚衡鬆一口氣。

“是...監聽器？”阿正嚴肅起來。

“對....”林尚衡道。

“你又會知道？”阿正問。

“這裡實在太有問題了！”林尚衡盡量壓下聲線說。

“首先，你怎麼會在婦科病房呢？還有怎會不讓人探訪啊？”林尚衡道。

“我也不知道。我都說了這裡不准探訪，叫你不要來了。”阿正搖頭說。

“這才是重點啊！我和那個保安對話，他竟然知道你在電話的對話裡叫我不來”林尚衡連忙說。

“啊...對了,我只在電話裡跟你說過。”阿正這時回想，經已推測到。

“對對對，我起了疑心，跟着便想確認一下。還記得我再次打給你，說我在窗前看一看你吧，明明第一次離開時百葉窗是開着的，能看到你的臉孔，到我第二次離開時，百葉窗已關閉了，那我已肯定有古怪了。”林尚衡一連串的推理頭頭是道。

“對.....”

“我找到這個監聽器就已是最好的證據了。”林尚衡說。

“呼.....”阿正伸一伸眉頭，這絕對是他們都意常不到的。

“那究竟是誰監聽的？”林尚衡問。

“暫時不知道，但剛才在出面有個暗器功夫極高的黑衣人，恐嚇我不要再來，看那個保安的反應，我想他們是一夥的。”阿正斬釘截鐵道。

“還有,你記得之前和元朗社團天殘叔交手那次行動嗎？”阿正問。

“記得，那次你差點就被百多個黑社會亂斬。”

“那時天殘叔曾告訴我們黑社會臉上的刀疤並不是亂刻的，刀疤其實是他們執行家法，而其位置代表他們所犯的事。”

“之後呢？”林尚衡問。

“今天有個男員工來給我藥物，他右邊下巴就有一劃深深的疤痕，直覺告訴我那不是一般罪行。

“我明天去會會天殘叔。”林尚衡說。

“還有，今天我遇着個.....”

“喂等等.....”林尚衡突然用手扶著阿正的身子，稍稍推他轉身。

“怎麼了？”阿正好奇問。

“等等。”房間早就關了燈，但憑著走廊的燈光可見，林尚衡從阿正的肩頭上緩緩地拔出一條東西。

“什麼？”阿正問。

林尚衡拿近來看，說：“是一根木刺，刺頭還染上毒。”

“什麼？為何突然有這些東西在我的肩上？”阿正問。

“我見過！剛才我和保安談話中突然後面有個黑衣人，我們用暗器交過手，他正是用這種木刺。”林尚衡堅定地說。

“但無理由啊，剛才無人碰過我.....”

“踏踏....踏踏...”

“有人來，快躲！”阿正說完便裝睡。林尚衡立即躲到對面床的床下面。

林尚衡只見一個穿醫院員工服，正正就是下巴有一劃刀疤的男人走到一號床的男生旁邊，拿出一個特大號的針筒，把筒內的液體注射入男生的頸部。雖然漆黑，但林尚衡仍能看到那是藍色的液體。不用十秒，男生立即咳過不停，忽然又痛苦地大喊，令林尚衡毛骨悚然。

“嘩.....”林尚衡打個寒顫。

男員工接着走到阿正床前，拿出另一支少少的針筒，注射入阿正的手臂，然後便離開了。

林尚衡慢慢地從床下爬出來，細聲對阿正說：

“喂你剛才說的那個男員工，他注射了一些藍色液體入那個男生的身體，跟著他咳過不停，還有他又注射了另一種液體給你，有什麼感覺？”

阿正緊閉雙眼，沒有回答。

“喂！”林尚衡搖晃阿正的身體。

“他走了，你可以醒了。”林尚衡說。

阿正始終無反應。

“看來我知道他注射了什麼給你了。”林尚衡心想，接着摸一下阿正的脈搏，正常得很。

“有古怪....明天再算...”林尚衡遺下一些東西便從原路折返。

第四章：醫院疑雲 - 播毒惡計

“啊.....”阿正睡醒來，欲下床，身子一陣無力，又跌在床上。這時他感覺背脊有東西墊着。

他身子稍稍向前傾，拿出那東西來，原來是部電話，其上還有一張便條，寫着：“通訊用這部電話，就像英國那時一樣，小心。”

阿正當然知道英國發生什麼事，是最後一個但同時是最危險的一次任務，也是之前說令他要覆診的任務。

他撥號給林尚衡，良久，說：

“喂。”

“喂阿正。”

“昨晚究竟發生什麼事？我好像昏睡了。”

接着林尚衡便把昨晚的事一五一十告訴阿正。

“太恐怖了，你要盡快離開這裡”林尚衡說。

“不，既然人和他們的行為都那麼有可疑，我要在這裡才能查清楚。”阿正說

“我昨晚已拿了和你鄰床針筒內的殘餘物去做檢測，待會去看報告。”林尚衡說。

“好，我嘗試探探其他人口風，今晚見。”然後便掛線了。

這時卓雯捧着一個盤子走進來放下，原來是早餐。

“營養師的職責也包括送早餐嗎？”阿正微笑說。

“我聽你昨天說吃那些藥令你頭暈嘛，所以我今天便來送早餐，令你添點氣力。”卓雯說。

“你來其實已經好好，我在這裡悶透了。”阿正打開三文治，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你想的話我可以來多些，我就在旁邊營養室工作，其實都挺清閒，有時間來找你談天。”

阿正見和卓雯開始熟絡，她又是一個好友善的女生，於是便和卓雯說了昨晚男員工的事件。

“那麼恐怖.....是否你的朋友眼花？”

“不會，他是一流的狙擊手，眼界準得驚人。”

“狙擊手...？你們是特工？”

阿正道：“對，我們是前M16特工，不過已退役。

“你知道出面那名男保安和有疤痕的男員工是新來的嗎？”阿正繼續說。

“是啊，剛來了數天。”

“哦.....對了，我要回去工作了，我忙了要開會。”卓雯道。

“那....好吧....之後再見.....”阿正對卓雯的突然離去感到有點意外。

“咳血和令人痛苦的大叫都是昨晚那人注射了不明物才會出現的，如果他們真的要害一個人或者可能是拿人來做實驗，為何不是我呢？我才是第一個送進來這間房的人啊。”阿正躺在床上細想。

這時林尚衡打來，阿正接聽，問：

“什麼了？”

“剛找了天殘叔，他記得這名所謂的“男員工”，原本是他的手下，但一星期前偷走，被天殘叔刻了一刀，最後還是放逐了他。”林尚衡說。

“原來如此.....”

“我現在拿針筒液體檢測結果，之後再聯絡。”

“好。”阿正掛了線。

這時有男員工和保安推了三個病人進病房，這間八人病房已住了合共五人。

阿正躺在床上觀察，第一個病人是個差不多年紀的女生，咳嗽不停，；第二個是男生，在病床上動也不動，可能是服了藥。

二人離開病房，阿正望着男員工阿正便想起林尚衡提及昨晚的那個男員工，他此時起了一個念頭

“我要去會會這個把我昏倒的人。”

~~~~~

阿正周圍看，見其他病人都昏睡了，判斷好形勢，便下床，彎下腰，趁着男保安不為意，一個箭步已走到病房對面的男廁。

他慢慢地推開門，一邊觀察，驟眼看去無人。

他走進去，只有左邊數起第二個廁格關上門，於是阿正悄悄地跳進旁邊的廁格。

“噓……”沖水聲響起，拉拉鏈聲後便打開門，他正打算走去洗手，忽然阿正此時從廁格跳出，一下橫腿對準男員工的頭部踢去，男員工“啊”的一聲被踢開半米，一手掩着的，卻是其左腰。

阿正收腿，心中暗驚，頓覺自己力不從心，功力只有原本的六成，導致這一腿原本落點由頭部卻變成腰部，相差不少，力量的銳減令他想到是平常服的藥物。

男員工抬頭一望，認得是第一個進來婦科病房的病人，眼神一銳，猛然兩步上前，雙手呈鷹爪狀，右手放前，左手擺后，直向陳凱正殺去。

阿正一呆，林尚衡果然說得沒錯，這名曾是天殘叔的手下，果然有兩下功夫。

“應該只是懂擺鷹爪來虛張聲勢而已。”阿正心想。

於是他打算硬碰，左手張後，右掌擺前，預備硬接這招。

與男員工掌爪互觸之際，阿正感受到其爪的剛烈，絕對出乎意料之外。他深知男員工必定有後着，於是立即推後兩步。

果然這是連招，男員工剛才只是探一探對方實力，他感覺到對方不太兇猛，未等招式使老，已然箭步上前，每步上一抓，合共三步，皆是向着阿正咽喉出手，逼得阿正左躲右避，連連卻步。

在男員工第三步出抓時，阿正右手一下抓住其右手，一步探前左踭用力擊向男員工胸口，這下沒有失準，正中目標。

男員工被突如其來的反打嚇呆了，根本沒有反應過來便已經硬接這招，於是整個人被退後到牆一邊。

阿正抓緊機會上前兩下連環腿，但都被男員工一一躲開。男員工果然是練武之人，連忙一個翻身又走到廁所中間，雙腿走了幾個步法逼退阿正，忽然又探出一掌，阿正這次不再輕視，一腿踢開這掌，又來一招雙龍出海雙掌自胸前齊推，一下打在對方雙肩上，把男員工推倒。

阿正立即走上前用雙手箍緊打算掙扎的男員工。

“啊……”男員工被箍着頸，逼得臉紅耳赤，雙手不停用力拍着頸前阿正的手。

“說！究竟昨晚你注射了什麼給我！”

~~~~~

“阿Kay！” “喂林尚衡。”阿Kay說。

林尚衡走到便利店門口，對阿Kay說：“辛苦你了。”

阿Kay手持一個文件夾，她拿出裡面的文件，遞給林尚衡，說：“不辛苦。”

林尚衡接過來，仔細地看了。

這時口袋裡的電話震起來，林尚衡掏出手機，顯示是阿正，他接了：

“喂？”

“喂Andrew,我知道昨晚那個男員工注射了什麼給一號床的男子了，是……”

“毒藥，我也知道了。”林尚衡平靜地搶道。

“今晚情況危急，待會Whatsapp你，一定要阻止和審問他們。”阿正說。

“唔……好，今晚等。”林尚衡回應後便掛線了。

“喂林尚衡，你叫我幫忙檢驗，應該有責任告訴我究竟什麼一回事吧？”阿Kay道。

林尚衡收好手機，道：“你也說得對。”於是他便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全都告訴了阿Kay。

“整件事疑點重重啊！無原因被落毒刺，入了婦科病房，不准探訪，又給病人下迷藥，背後肯定有大陰謀啊！”阿Kay說。

“對，我肯定會追查下去。”

“讓我幫忙吧，今晚你們只有兩個人，我不是說你們不行，只是多一個人幫忙，有備無患嘛！”阿Kay說。

“那.....好吧.....。”林尚衡說。

~~~~~

剛吞下藥丸的阿正躺在床上，正在用手機打了一篇長文，把剛才在廁所發生的事給林尚衡知道。

他回想着：

“說！究竟昨晚你注射了什麼給我！”阿正逼男員工說。

男員工縱使面對窒息，依然口硬，臉上掛着不服。

阿正鋼條般的臂彎越發用力，男員工臉容開始扭曲，皺着眉，依然死撐，漸漸地不行於是拍拍阿正手臂。

阿正見他欲說話，稍為放鬆手臂。男員工大力咳了幾下，辛苦地喘着氣，說：

“咳...是...是迷藥...”

阿正此時皺起眉百般不解，於是繼續厲聲問：“那你注射了什麼給我鄰床的男生，導致他不停大聲咳嗽？”

“病...病毒...”

“什麼！？”阿正心中一下大驚，他知道他是下一個。

“那為何是他不是我？明明我是第一個進病房的。”阿正繼續問。

“他...他情況比較差，證明...他反應較大，能令藥物效果更...更顯著...”男員工慢慢透順氣。

“那豈不是做人體實驗！？”阿正心想。

“究竟是誰指示你們的？”阿正說。

男員工對此有保留，閉口不說。

阿正手臂再使力箍緊，男員工又挺不住開口：

“係.....係.....”突然他就暈了過去。

他這樣嚇倒了阿正，阿正聽到有腳步聲走近，連忙把男員工放進廁格，自己則躲進旁邊。

一個人開門進來，大喊：“喂阿勝！”阿正偷望到是另一個男員工，於是趁他不為意，乘機溜了出去.....

## 第五章：醫院疑雲 - Hospital break (I)

“喂阿正....喂...醒來...”一把聲音說。

阿正緩緩地睜開雙眼，見林尚衡正在旁邊蹲着。阿正肯定是服了藥所以睡著了。

“我看了你傳給我的信息了，那按理今晚應該是你被注射病毒了。”林尚衡說。

“對，我不能再待在這裡了，在這裡多一分鐘都會有危險。那待會怎麼辦，要逃出這裡並不是一件易事”阿正連忙醒過來說。

這時阿正目睹病房外面有人影在晃動，二人望過去，只見一名黑衣人正在抓着一名少女嘗試掙扎的雙手，逼她到牆邊去。林尚衡仔細一看，立時便認出來了，深黑的一把長髮加上一張令人傾心的容貌，正是昨天在升降機遇見的美女營養師。

“他...？”林尚衡有點驚訝。

“就是那個黑衣人？”阿正記得林尚衡曾提及

“只是一臉之緣。”林尚衡回答。

“是卓雯！？”阿正說

“你又認識她？”林尚衡問。

“我們暫時沒空管了。別說，有人來，要開始了。”林尚衡說後便躲到對面床下去阿正也沒有再多看，立即躺下裝睡。

果然有人從病房外走進來，但這次來的不再是男員工，而是保安。

只見他走近鄰床的男生旁邊，檢查一下他的狀況，見沒有什麼異樣，便接着走過來阿正床邊，抽出一支大針筒，林尚衡認出正是昨天注射給旁邊男孩的藍色液體，也即時男員工在廁所所說的--病毒。林尚衡看到保安的口袋是脹卜卜的，仔細看起來似是有幾枝針筒，看來這次要把病毒注射進其他病人。

保安檢查一下針筒，便準備插進阿正手臂，直接注射入他的身體。

此時裝睡的阿正感覺到人影的壓迫，知道保安已準備行動了。

保安對準手臂，生疏地量度一下位置，便一下插進阿正。

這時抓緊時機的阿正睜開雙眼，望到針筒還差一厘米就要碰到肌膚，連忙雙手一下擒拿，抓着保安的手腕，順勢拍掉他手上的針筒。

保安一下大驚，意想不到這個病人會反抗，正想捉住阿正，此時林尚衡已從床下衝出來，雙手抱著保安。

保安雙臂奮力一張，掙脫了林尚衡的熊抱。林尚衡這時又是一呆，昨天在病房門前已知這個保安不簡單，今日一交手更感到其強壯。

阿正見情況出人意料，立刻右手一拳挫進保安的肚子，保安被阿正這樣一下重擊，便痛苦地喊了一聲。

出面步步進逼女營養師的黑衣人正想着用什麼法子令這個絕色女子臣服於自己之下，忽然聽到病房裡有人喊叫，連忙一邊抓住女營養師，一邊走過去看看。

阿正知道保安這下叫聲破壞了整個行動，趁着林尚衡再次用力抱着他，黑衣人正要開門之時，他拿起針筒，一下奮力插進保安的後頸，他悶哼一聲便倒在地下了。

黑衣人扭下手柄，推開門，左右窺探一下，見四圍都無動靜。但他並沒有離去，他拉着已哭得無力的卓雯慢慢走進病房，仔細觀察每一個病人。

當他走近阿正的病床旁，突然他轉身拉着卓雯走出了病房，關上門，在出門繼續於她搏鬥。

“呼....”林尚衡從阿正床下底爬出來，把壓在自己身上的保安挪去。

“好彩.....”林尚衡說。

阿正望向病房外的女營養師，顯然累透的她未放棄掙扎。

“你想幫她...？這會拖慢我們逃走的進度。”林尚衡說。

“她這幾天待我很好....你看見她這樣忍心嗎？”阿正說。

“好，你先戴上這個。”林尚衡遞給阿正一個耳機。

阿正和林尚衡戴上耳機，林尚衡說：“阿Kay，收到嗎？”

耳機另一邊傳來阿Kay的聲音：“收到。你們要趕快了，1230醫院會落閘全面封鎖，你們還有25分鐘。”

“阿Kay...？”阿正疑惑地道。

“就是那個幫手做功課的同學，也就是她幫我們找人驗那些液體，她知道這件事所以想加入幫手。”林尚衡拿走耳機悄悄地跟阿正說。

“哦阿Kay啊，你好。”阿正說。

“你好。”阿Kay笑道。

“那你認為25分鐘足夠我們打倒黑衣人再逃走嗎？”林尚衡問。

“夠。就算不夠時間我也要救那個女生。”阿正堅持。

“好，阿Kay會監視着鏡頭，我們速戰速決。”林尚衡道。

“收到。”阿Kay說。

“走。”阿正說。他們二人彎下腰，走到門後，見這時卓雯仍未放棄，但也不近了。

“你上暗器，我才出。”阿正說。

林尚衡點點頭，打開門躍出，使輕功橫飛，右手一揮，一枝金針射出，直打向黑衣人。

此時阿正已然衝出，斜着身子衝向黑衣人，右手準備反手一拳打向黑衣人面門。

誰不知.....

那顆針打進黑衣人的後背，他卻沒有轉頭。但此時阿正已經走到他的背後，反手一拳已出.....

“啊！！！”

喊的，不是黑衣人，而是阿正。

“什麼！？”林尚衡說。

阿正捉緊自己漸漸赤紅的右手，說“他的後腦...好硬！”

黑衣人才鬆開卓雯，一手把她推倒在地，緩緩地轉過身來。

此時阿正和林尚衡都感到異常的恐懼，望着黑衣人，他的憤怒從他氣場四射，握緊雙拳，猛然一衝，直搗向阿正和林尚衡，其速度不快，但二人心知被他這樣一撞肯定斷了幾條肋骨。

他們連忙斜身，一左一右從黑衣人身旁躲開，黑衣人頓時撲個空。

二人走到卓雯旁邊，阿正連忙問：

“你有沒有事？還好吧？”

“我.....無事.....”剛剛受驚的她望着非常著緊她的阿正，二人四目交投，竟不自覺的臉紅起來。

“你認得我嗎？”林尚衡這一句破壞了氣氛。

“Hey！”阿正怪責林尚衡。

“Hey什麼？本來這個場合就不適宜認識女生的。”林尚衡說。

“認得，多謝你們。不過.....”女生指向他們身後，二人轉頭一看，心中不禁驚慄。

黑衣人低下頭對着他們站，像個機械人一樣。他不是完全動也不動，這才是他可怕的地方，他的全身在微微晃動顫抖，赤手空拳的他快要用力得把拳頭都握破。整個人怒氣沖天，看來將會有一場惡戰。

仔細一點看，他左手中原來還握着個遙控，準確來說是個按鈕。

他輕輕按下去.....

沒有爆炸.....

但.....

忽然全醫院響起“叻叻叻...叻叻叻”的警報聲，走廊兩端的鐵閘慢慢下降，牆上的警報亮起了閃爍轉動的紅燈。

“阿Kay.....這不是什麼好現象.....”阿正說。

沒有人回應。

“阿Kay.....”林尚衡有點擔心，於是再次呼喚。

這時鐵閘下降到一半就停止了，警報聲也止住了。

“呼.....剛才關閉系統突然設至緊急狀態，全醫院會立刻封鎖。我入侵了系統，暫時停止了，但不會撐到很久。”阿Kay說。

“大概還有多少時間？”阿正問。

“最多十分鐘。”

“好，Thanks。”阿正回應。他回頭對卓雯說：

“你先到旁邊躲起來。”這句對這卓雯來說充滿柔情。

“嗯。”卓雯帶點含羞地點點頭，走到一邊去。

“啊，明明上次遇到她是個冷酷的少女，還取笑我，怎麼...怎麼今次對你就像隻綿羊？”林尚衡問。

“明顯是人的問題。”阿正笑說。

面對恐懼時說笑是他們的習慣。二人心中都知，只是用來自我安慰，減低自己的緊張感。

二人轉過身來面對黑衣人，他們的心跳得很快。

黑衣人收起遙控，舉手動動食指，做出挑釁的手勢。

二人對視，互相打個眼色，便一同起步衝向黑衣人。

黑衣人和二人相距一米，但他依然無動於衷，這時任他們打？還是有後着？

看來猜對了。

阿正和林尚衡的拳頭分別同時打落黑衣人的雙肩，這拳力度可算是十分裡的八分，更是阿正回復身子以來最大力的一次，當然他不只這個力度。普通人一中招，雙肩肯定破裂，但他，不是普通人。

黑衣人被打，腳步稍稍向後移了一寸，卻沒有倒下。看到這個反應，二人不怎麼震驚，未待招式使老，林尚衡不斷出招，當黑衣人是木人樁一樣打；而阿正，則使連環拳，雙手極速在黑衣人身上連打多下。

這個情況維持了跟一分鐘，黑衣人任兩個武功高又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打足一分鐘，正常人其實10秒之內肯定會被活生生打至死亡。

二人手腳漸酸，但仍撐下去。

突然黑衣人雙手抓住二人，他們皆感覺到一陣內力傳到自己身體，灼熱難耐，幾秒間二人額頭已生出幾滴汗珠。

“他.....內功...好深....”林尚衡痛苦的臉容開始扭曲。

“撐著.....”阿正亦漸漸不支。

“哼哼...”黑衣人冷笑一聲，忽然雙臂一伸，二人被震飛幾米，直摔在硬板板的地上。

“你怎樣啊.....”這時卓雯走出來扶一扶阿正。

“無事，你快回去。”阿正扭扭雙手說。

“你...們小心點。”卓雯說，心中卻分外為阿正擔心。

“行了。”林尚衡說。

二人緩緩地站起來，阿正對林尚衡說：“你想的是和我一樣嗎？”

。

“金鐘罩/鐵布衫”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出不同的答案。二人以奇異的目光對望。

“不是鐵布衫嗎？我們的默契真是.....”林尚衡擰擰頭說。

“刀槍不入的確也可以是鐵布衫。但兩者唯一的不同是金鐘罩於練習時要內功心法配合鐵打，剛才我們都感受到他的內功功力，好明顯是金鐘罩。”阿正解釋道。

“兩位盡快了，還有八分鐘。”阿Kay提醒說。

林尚衡帶點沮喪地搖搖頭，擺出格鬥姿勢，說：

“看來...我們要面對退役後的第一次失敗了.....”

## 第六章：醫院疑雲 - Hospital Break (II)

黑衣人經歷一輪挨打，是時候反擊了。

“你知道無論金鐘罩還是鐵布衫都是刀槍不入的對吧？”林尚衡問。

“知。”阿正回應。

“好吧，你清楚你自己要面對什麼便行了。”林尚衡說。

“你真的要在這個時候奚落我嗎？”阿正斜着頭不解地問。

“我只是等待你提出應對方法而已。”林尚衡聳聳肩說。

“唔好再嘈啦！”此時對陣的黑衣人猛然張口大喊，他忍不住要將怒氣發洩在兩人身上了，隨即帶著沉重的步伐跑向二人。

“我盡量捉住他，你跳起箍緊他的頸項。”阿正道。

“下？為何要我箍？”林尚衡仍要爭吵。

“我被他們打了針，使不出勁來。”阿正這話倒真。

此時黑衣人已衝到二人面前了，阿正亦一步上前，雙掌來個雙龍出海。他深知不能和對手硬碰，便打算推開他。

誰不知惱怒已久的黑衣人竟雙手硬接雙龍出海，四掌互觸。他和剛剛出同樣招式，又是發出一陣內功，直教阿正雙掌被吸着不能抽離。

“啊.....！！”阿正痛得禁不住喊了出來，雙掌手指開始發紫。

“林尚衡！就是現在了！”阿正在煎熬中吐出一句。

林尚衡立即跑上前，一步踏在牆上借力，隨即一推，跳到黑衣人身上箍着他的頸項。黑衣人面對窒息竟然無懼，維持原位。

“阿正！金鐘罩要用透骨子午釘的！”女生突然大喊。

林尚衡突然跳下，說：“我又有辦法！”然後跑進了病房。

“喂！”阿正大喊。

黑衣人這時忽然縮手，內力忽然就頃刻落在自己身上，不禁倒在地上大叫。

“啊...啊...”阿正此時也躺在地上喘氣，他現在汗流滿面，就像剛從桑拿室走出來一樣。

林尚衡此時走出來，手上拿着三支大針筒，扣在指間。他說：

“我聽過透骨子午釘，是要三根像筆杆粗的鐵釘，運着手腕勁力發出去。”林尚衡說。

“但...但你拿着...”阿正筋疲力盡。

“無辦法了，唯一近似的只有男保安口袋裡的大針筒，加入上面有毒，應該會增加其功力。”林尚衡說。

“你們要快了！距離醫院三個街口有兩輛黑色貨車高速駛來，應該是黑衣人的同黨。再說，距離全面封鎖只有五分鐘。”阿Kay說。

“收到。”林尚衡回應。

“我拖着，你...你找機會發暗器。”阿正扶着牆壁慢慢地站起來道。

“好。”

此時黑衣人已然站起，直衝向阿正。

阿正側身避開，但黑衣人還有後着，右腿一下“神龍擺尾”，正中阿正心口，把他整個人踢倒。

黑衣人接著走向林尚衡，欲把他打倒。林尚衡沒有移動半步，這時傷痕累累的阿正又撲向黑衣人，把他按倒在地上。

“林尚衡！”阿正抓住黑衣人雙臂，拉起他，令他面向林尚衡。

“打他頭頂！剛才他頭顱不怕痛，證明他有特意苦練，也即是說其實這裡是他最脆弱的地方。”阿正說。

林尚衡二話不說，手腕使勁一揮，三枝大針筒同時飛向黑衣人頭顱。他被阿正箍着雙手，掙扎不得，硬生生中了三枝粗針，針上還染有病毒，令他頓時大咳不止，還痛苦地嚎叫，叫了一陣，便暈倒去了。

“呼...呼...”累透的阿正躺在地上喘氣，要抓住一個大漢可不簡單。

“你還好嗎？”這時卓雯走出來，扶起阿正。

“還好。”阿正應答說。“阿Kay，那些黑衣人來到了嗎？”

“他們已在大堂，正跑樓梯上來了，不過他們忽略了營養室旁後樓梯，你們快跑。”阿Kay說。

“等等”林尚衡道。他說“讓我先看看這個黑衣人是何方神聖！”說罷，他一手揭開黑衣人的帽子。

就要揭開之時，忽然警報再響，走廊兩旁的鐵閘又徐徐降下。

“不看了，快跑！”三人連忙跑向營養室方向的鐵閘。

林尚衡在地上一下滑鏟穿了過去，鬆了口氣，卻見阿正和卓雯還在外面。

“快過來！”林尚衡焦急地喊道。

阿正卻忽然平靜下來，搖搖頭，道：“不了，待會他們來到見到躺在地上的黑衣人肯定會找出兇手，加上之前的男員工，他們又發現病床上少了一個人，肯定會懷疑我。我在這裡也好，能再收多些情報。”

“下.....那靚女，你呢？”林尚衡沒時間和他爭拗了。

卓雯也搖搖頭，說：“我陪他，有個人陪伴着.....會好一點。”

說罷，“呼！”這時鐵閘已完全落下，分隔開林尚衡和阿正。

“那...我走了，你們小心。”林尚衡囑咐兩句，便走向後樓梯離開了。

剩下一對男女，阿正拉着卓雯說：“來，回去吧。”

他們回到病房，阿正把保安的身體拖出病房和黑衣人平排着，然後躺在床上裝睡，卓雯則躲在床下靜默。

“踏...踏踏...踏”阿正微微睜開眼，見七個黑衣人走到門前，檢查着被針筒刺中的黑衣人，摸摸他的脈搏然後望進來，看來那個黑衣人死了。

他們見這裡無異樣，便一群人離開了。

“你出來吧。”阿正對床下說。

卓雯慢慢爬出來，然後坐在旁邊的椅子。

阿正說：“你為什麼要留下，會很危險的，還有，你怎樣和Dr.Man解釋你一大朝早就在這裡？”

“放心，我經常在營養室加班，他不會懷疑的。”

阿正緩緩地點點頭。

卓雯問：“喂.....剛才.....謝謝你。”

阿正：“不要緊.....我們是朋友嘛.....見你有危險當然出手幫你。”他這時心中禁不住高興，一副甜美的樣子盡寫在臉上。

“你剛才打得很有型，就像拍電視劇一樣。”卓雯深情地望着阿正，一臉欣賞的樣子。

“哦...基本啦，之前行動對付的恐怖分子更兇狠。”阿正說，忽然又認真起來，看似忽發其想：

“對了。”他下了床，走出病房，從黑衣人的褲袋拿出電話來，然後再回病床。

“你竟然想到會拿資料，挺聰明啊。”卓雯欣賞道。

阿正被卓雯讚得臉紅了，他低頭檢查着電話，發現黑衣人最近和一個電話號碼經常互相信息，他記下，再看裡面的內容，越看越驚訝，眉頭漸漸深皺起來。

“怎麼了？有發現什麼嗎？”卓雯一臉焦急。



“原來這個黑衣人和另外林尚衡所指拿暗器的黑衣人，加上保安和男員工，都是一夥的。”阿正一邊滑手機說。

“對啊，你之前也說過。”

“未結束，原來男員工曾提及的注射病毒只是一部分，計劃是這些人在外邊用木刺把初型病毒注射入人體內，令他們產生咳嗽等病徵，由於他們已放出消息說現在是流感高峰期，所以有部分緊張的人會到醫院求診，於是在醫院安排好的人員便會把他們接上...婦科,再在夜晚給注射鎮...靜劑,每晚...每晚給一人注射病毒.....再...再讓他們到人群中散佈.....”阿正越說越口吃，這事嚇呆了他。

“這...這和你的遭遇一模一...樣.....”坐在一旁的卓雯說。

阿正沒有理會她，他再看裡面的信息，說：“看似和黑衣人信息的這人不在醫院來，但看得出他是整件事的策劃人。他稱這些播毒者為.....”

“是什麼..?”卓雯聽得入神。

阿正眯了一下眼，緩緩地道出三隻字：

“.....隱-弒-手.....”

## 第七章：醫院疑雲 - 隱弒惡計啟動！

“好，我有消息再通知你”阿正掛掉電話。

“林尚衡他們怎樣？”卓雯問。

“剛剛上了車和阿Kay已經離開了，我也告訴了他們保安經常聯絡的電話號碼。”

“那就好...”

“對了卓醫生，這裡有些醫學的資料，可以簡單說一篇嗎？”阿正把電話遞給卓雯說。

卓雯接過來，笑說：“我和你年紀相約，叫我阿雯便行了，我們又不是陌生人。”

“哦...好的....”阿正說。

卓雯看得皺起眉來，搖搖頭，一邊說：“擘.....實在太可怕.....”

“怎麼了？”

“他們的散佈計劃是當確診患者排出帶有病毒的飛沫，同時這些飛沫被其他人吸入時，毒就通過鼻腔和咽喉進入到了人體內部，這是一般的病毒。但他們的病毒，即是木刺後在醫院注射的藍色病毒，會令病人產生失憶，下一步他們就會放他們出人群，他們便會不自覺地把病毒散佈，普通病毒流感大概會傳染給1.4個人，但這個病毒...會平均傳染給4個人，越傳病毒便越弱，所以這班隱弒手會加上和他們接觸，透過下木刺令他們體內已有的病毒更為強悍。”

“這個計劃其實就是透過人工病毒大幅削減香港人口。”阿正探頭去看卓雯手上的電話，一時間碰到了卓雯的頭髮。

“哦....Sorry....”阿正不好意思地道。

“沒事。”卓雯亦低下頭說。

二人沉默了幾秒，阿正感到無比尷尬。

“這裡還說.....現時實驗的目標.....是.....大學生。”卓雯說。

“大學生？”這句話令阿正好像想通了什麼，似是熟悉，但又想不到。

“躺在這裡的不就是大學生嘛。”阿正環顧周圍像死屍一般的年青人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

他繼續說：“我們身體素質較強壯，抵抗力亦較好,如果他們能夠在青年身上取得成功，那在兒童和長者等等人士上的成功率亦會較大。”

“啊.....”卓雯不自覺地打了個呵欠,才發覺自己有點失禮。

阿正看着她，笑了笑，說：“你累了，我讓這張床給你吧。”說罷便下床。

“下...不用吧....”卓雯尷尬地道。

“來吧。”阿正扶着卓雯上了床，替她蓋好被子。

“謝謝你。”卓雯似笑非笑道，心中對阿正的貼心漸漸產生好感。

阿正收好電話，交叉雙手於胸前，依着椅子閉上眼正要睡覺。

“喂。”卓雯叫了叫阿正。

“什麼？”阿正又睜開眼望着卓雯

“倚着床邊睡吧，我無理由不分一部分給你吧。”卓雯拍拍床邊說。

“好啊”阿正笑着回應，然後半邊身倚着病床睡。

卓雯望着已累透的阿正，忽然又抬頭，細想着究竟他們二人的關係.....

~~~~~

“喂”

“怎樣？”

“今晚算是這樣，懂金鐘罩那個K怎樣？”

“他們跟我說K已經死了，其實他練得走火入魔。對，他的金鐘罩是比其他厲害，但同時他如果被刺中弱點也會致命。”

“他動作太慢了，陳凱正和林尚衡絕對能把他擊倒。那個保安呢？”

“阿文他未死，明天便會醒過來，因那藍色病毒他還會忘記昨晚的事。”

“好的。對了，他們開始找到你了，你....”

“行了不用擔心，我有辦法解決。”